

雲南歷險記

潘 光 建

前 言

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，雲南省主席盧漢叛變，余陷身昆明為時兩月之久，於卅九年二月間關萬里，易容變裝，由昆明脫險歸來，當即將陷身昆明實況，雲南歷險經過，寫成短文，正擬投寄某雜誌，不意有牛布衣與某公因如夫人引起一場筆墨官司，而余文內亦敘及某如夫人之事，且當時身為現役，無意牽入糾紛，故此文藏之高閣，達廿六年之久，此其間，陷身昆明脫險歸來者為數甚多，從未見有憶說當時盧漢叛變實況的記載，故不以此文為明日黃花，特送請中外雜誌發表，藉此懷念陷身昆明受苦受難之親友同學。

機場驟變座客成囚

自從川東南的戡亂戰事形勢惡化，湖南方面宋兵團節節失利，程潛與陳明仁兩逆相繼叛變，中樞已作遷台之行動，我於卅八年十一月廿八日奉准先行赴蓉，將家眷與長男華陸在十二月三日送上飛海口的飛機後，仍在成都辦理國防部的空運業務，於十二月七日奉命準備撤離成都，到達中國最大、最有名的四川新津機場，那時新津機場湧到的中央軍公教人員甚多，要以有限的空運

，來作歷史上如此緊急而無計劃的空中撤退，其結果如何，實令人不堪設想。十二月八日因海口氣候不好，原擬由蓉直飛海南的計劃改為先飛昆明轉運。以當時昆明局勢之不穩，在情況未明朗前，似不宜將數以千計的中央軍政幹部與眷屬送入虎口，事後想想，始終莫明其妙，何以有此一舉。

十二月八日登上空軍C-47型運輸機，同機的是國防部部長辦公室與總長辦公室的同仁與眷屬（臨時由張老師世公交我兩位貴賓在內），前者由楊良中將率領，後者由我帶隊，下午三時降落昆明，當即往訪在武家壩機場負責的空軍第三軍區副司令沈延世，打聽一點飛行情報，並且想借一部吉普車進城，當時沈副司令告訴我，此時昆明情形似有變故，不宜進城。就在飛機場各處走走，發現同行者計有四百餘人，而內兄張實早兩天由成都起飛，也仍在此停留，因此飛機場內可供住宿之處，到處客滿，我與同仁勉強在大禮堂台子旁邊佔了一席之地。半夜，我的隨行勤務場行環推醒我說：外邊遠處，似有零星槍聲。但我還不相信會有大變，庶不知此時我們的處境，已在重重周密的包圍之下，不久，有一班雲南保安旅的士兵，持槍進入大禮堂，高聲大叫：「有武

器的自動繳出來」，此時我方知事情不妙，暴風雨即將來了。

九日凌晨，盧漢叛變的廣播，再三再四發出來，停在機坪的飛機正在洩放汽油，而四周哨兵，荷槍實彈，如臨大敵，情形極為嚴重，我們已面臨行不得也的威脅了。十時許，昆明市警察局長到達機場宣佈：中央軍公教人員在滇者，一律集中，聽候「××××××」的處理，所以盧主席請大家暫時委屈一點，先行進城集中。將有眷者與單身漢分為兩部，有眷可以自由賃屋而居，單身漢三百餘人則載上六輛卡車，浩浩蕩蕩開向昆明，一路上仍有零零落落的槍聲，中午進入市區，在昆明雖無早市的習慣，加上天氣的突變，市面更顯得淒涼，城內各地已完全換掛了污腥旗子，有的臨時用紅布貼上幾個大小不一的污星，有的將國旗的青天白日用紅紙補上，另外再貼五顆污星。車隊經過市街，市民從窗門內以驚異的眼光，看我們這一批沒有武裝的俘虜，真是昨為座上客，今作階下囚，天下事真難預料！

叛軍將我們安置在翠湖邊的承華園內，原是雲南講武堂，中央陸軍官校第五分校，雲南省訓練團的舊址，叛軍為了警衛監視方便，我們數百人就像沙丁魚一樣被擁塞在兩間教室內席地而坐

。當天我們滴水未嚐，幸好先一日晚我與王震中少校王士賢上尉三人，在飛機場福利社廚下搜索到一點冷飯與幾個雞蛋，這就是先一天的一頓大餐，次日一天折騰下來，除了嘆氣睡覺來抗餓以外，誰也不想不出辦法來。晚間經過一番交涉，答允我們自費，但由叛軍承辦伙食，規定每天兩個半開，（昆明的地方性銀元）等於一塊銀元。入夜戒備森嚴，依然如臨大敵，連外出大小便也得先「報備」，然後有人「侍候」，想到此種情形，不知後果如何，一聲長嘆，萬般愁情，俱隨疲勞入夢。

李根源鐵肩擔道義

十二月十一日情形似乎稍好，允許我們住得寬敞一點，中午也供應了伙食，以當時物價與我們所繳的伙食費，實在是虧待了我們。下午三時許，發生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蹟，宣佈允許我們可以外出，但經過大門必須簽名登記，我認爲這是一個絕好機會，由於盧漢心理上的矛盾，情況是變幻莫測的，也許以後又是大小便都在持槍監視之下也說不定，所以將衣服換一換，攜帶的東西本不多，留下交隨行的楊行環招呼，帶着隨我一起行動而身上有病的王震中少校，簽個名離開了那一所「集中營」。

離開集中營後，即出西門到篆塘新村雲南耆老李根源（字印泉，人稱印老）家中，印老勝利後本已息隱騰衝，前不久因李宗仁以代總統身份飛滇，特派專機將印老接來昆明，幸而得見。印老在抗戰期中，對我投考陸軍大學時濟助甚多，

此次見面，印老仍然願意照顧我，先在希泌辦的五華中學掛了一個教員名義，當天辦好了聘書，發了一枚證書，但此時昆明學生已鬧得烏煙瘴氣，因此我也不敢在學校露面，兩天後又隨印老移住大觀樓中之愚養園，園是柏天民（黃埔一期）的別墅，在大觀樓湖中央，所居之地稱爲「月波樓」，甚爲僻靜幽雅，惟夜深人寂之際，憑欄四眺，夜涼如水，遠念父母妻子何日再相見！悲憤不能自己。

我在月波樓上隨侍印老，都是席地而眠，閒談中印老暗示盧漢之變，受李德鄰失敗主義之影響甚大，在戡亂失利聲中，作下最錯誤的大事。至卅九年元月中旬，印老決定坐舟循水路返滇西騰衝，臨行前夕，曾邀我同行，印老的厚愛，我十二萬分感激，但我身在雲南，心在台灣，所以謝絕了印老的一番好意，臨別送行，依敝拜辭，心中不勝感慨，回憶卅三年我進陸大，印老對我資助甚多，此次不意因盧漢之變，又得一親警款，今日一別，不知能否再有受教機會？印老行後，我無法再在愚養園中呆下去，又搬進市區住在內兄那裏，作走的打算。

盧漢狼狽兩度自殺

昆明在盧逆片面宣佈所謂「起義」、「和平解放」之後，最初顯得非常消沈，共匪的地下工作人員都沒有出面，祇是青年學生整天鬧着玩，到處有「扭秧」歌，市區從上午十時到下午四時是戒嚴時間，祇准出，不准進，抓人的事時常發生，我們同行的第二廳副廳長沈蘊存，西南長官

公署二處徐處長，一到昆明，就進入監獄，還有許多人是經無名密告後，不明不白被逮捕的，一入侯門深如海，因爲人太多，從未經過合法審詢，但是沒有身份證的人，也有隨時被請「進去」的可能，因此我經過一位經紀人的設法，謀到了一張「昆明市的身份證」，但也很少在外走動。

由於變得突然，許多人被抑留在此，而生活的威脅對我們這一批中下級的軍公教幹部而言，非常嚴重，於是許多的地攤，就在金碧路南屏街一帶繁華地區出現，許多帶家眷的同事，以夫妻擋的地攤老板和老板娘的姿態，斤斤較量地與顧客爭分毫之利。雖然也有宦囊較豐的同仁，過着縮衣節食的「寓公」生活，但仍是憂心忡忡，因爲長夜漫漫，不知何時天亮！

盧漢之變，顯然受李宗仁的煽說作祟，而一般人看來，盧漢反覆無常，最初是一些赤色幼稚病的學生與共匪外圍份子大肆活動，共匪真正的負責人尚不敢露面。聽說盧漢以共匪無人出面，打電話到北平問毛曾澤東：「雲南究竟是那個人負責」？毛曾的回電是：「政治找楊青田，軍事找朱家璧」，楊原任昆明市衛生局長，朱曾是盧所屬警衛團的副團長，毛曾要盧逆向他的兩位部下請示，昆明人諷刺盧漢成了「臭豆腐」！以後盧的處境非常狼狽，因爲共匪對盧的投降並不表示好感，連盧自己在內，也要一併聽候共產匪軍的處理，因此盧漢已到了發瘋的程度，傳說盧曾兩度自殺未遂，任何人見他都得挨罵，所有滇籍反對他的人士，像柏天民（因組織雲南反共救國軍而被捕），馬瑛（不同意變得太

快而被捕)等都在他盛怒下入獄。此外像最親信的小舅子龍澤匯，因為沒有達成說服第八軍與第廿六軍的任務，遭到臭罵，盧逆罵他：「平時總嫌官小，今日當了軍委會的軍務處長，去收拾兩個國軍，都鬧翻了，你能幹什麼事？」於是龍澤匯辭去了軍務處長，專任偽「雲南人民××暫編十三軍軍長」，天天看戲，跳舞，打羅宋消遣他苦悶的消極的日子。

國軍反攻草木皆兵

中央的空軍飛機空襲昆明，和國軍第八軍與第廿六軍的反攻昆明，大部份人都是以一種又高興又懼怕的情緒，來期望昆明的獲救，這不僅對我們留昆人員有利，尤其絕大多數的雲南同胞，都不齒盧漢所為，希望中央飛機投彈要準一點，投中五華山盧逆辦公的地方與郊區的別墅，更希望國軍攻進昆明，活捉盧漢。期待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再飄盪在昆明上空。空襲期間，市民每日出城進城，雖然在疲勞之下，甚至也遭受空襲的損失，但並無怨言，從空襲的行動上看出，人心是屬於正義，屬於中央的。尤其是雲南同胞在抗戰八年之中，與「下江人」，結成了血濃於水的情感，此番這些下江人是落難在昆明了，但是雲南同胞仍然與抗戰中待下江人一樣友愛。

在國軍第八軍與第廿六軍反攻昆明最緊張的時候，第八軍已攻進東門到拓東路狀元樓，以及金碧路附近，廿六軍也攻進到崗頭村附近，我住在西門篆塘新村，龍澤匯的軍部就在對面志舟體育館，我眼看他們的部隊抽調一空。在昆明被圍

攻的最緊張一夜，聽說盧逆親赴前線督陣，把國軍第廿六軍軍長余程萬帶上前線，向他的部屬喚陣，勸令停止攻擊，這是攻擊停頓的原因。從國軍反攻的最高點，突然降到了冰點，以後國軍慢慢的離開昆明，向滇南移動，昆明人在失望之餘，仍希望他們重整旗鼓，當我離開昆明時，昆明人仍在引領長望國軍回來，更期望最後的勝利屬於中央政府。

與虎謀皮中共變臉

民國三十九年元月中旬以後，土共朱家璧的部隊，才由滇東抵達昆明。久未露臉的共匪地下工作人員此時才公開活動，發動了一次所謂「羣衆大會」，去歡迎朱家璧。朱匪原是盧逆的部下，今日到昆明，被招待在省府招待所內，儼然是勝利者的降臨。以後盧朱兩匪會晤，昆明的傳說很多；朱匪對盧逆說：「既然主席是『誠意』向『人民』『靠攏』，應該有點積極表現。」盧逆問他如何表現呢？朱匪說：至少應該將夫人接回來，更應該將事變前移存國外的財產提回來「捐獻」給「人民政府」。因為盧在叛變前，將他的粵籍夫人送去西貢，同時在雲南一家茂恆公司中提了四十萬美鈔寄存在西貢去。盧逆聽了朱匪這一番勸告之後，仍無表現，顯見他的「誠意」是有問題，朱匪在昆明停留很短時間，就向滇南去了。

在昆明受國軍威脅時，盧逆被迫向北平與重慶匪方求援，報載重慶劉匪伯誠的復電是：「已令陳匪廣率部兼程前進，××解放」云云，

從通電文上看，好像共匪並不承認盧逆的「靠攏」行為，所以必須要匪軍到達昆明，才算真正「解放」？當然盧逆也是列在被「解放」的目標之內，是毫無問題的，盧逆是啞吧吃湯圓內心有數，表面上不能不充「前進」也。既然陳匪廣的大軍要入滇，盧逆要表示熱烈歡迎，組織了昆明各界的勞軍代表，帶了慰勞品慰勞金，到霽益去迎接入滇的匪軍，結果碰了個大釘子，被在霽益的匪軍先頭部隊堂而皇之的拒絕了，北平的毛匪也有官腔，說什麼不應增加人民負擔等的官話。弄得盧逆下不了台，於是改變方式，城外從大板橋到狀元樓，城內各要道街上，都扎上松柏牌坊，準備迎接匪軍勝利進城，但這些牌坊上的松柏，枯了又換，換了又枯，陳匪軍始終姍姍來遲，使盧逆望穿秋水。後來傳說共匪的條件是要盧逆所屬兩個軍開到滇南去應付國軍，一直到我離開昆明時，仍未見匪軍入滇，不但使盧逆掃興丟臉，連在昆明的共匪地下工作人員也掩掩藏藏，不敢十分露臉與積極活動，總之最難受的是盧漢。

鑽隙而出自由之路

在國軍第八軍與廿六軍反攻昆明時，原冀如果國軍進入昆明，則由昆明至蒙自路線，自可順利暢通，可惜這一希望落空，但自李印老返騰衝，我又重回城區，接着便積極進行走的計劃。當時有三條路可以走，第一條路是走滇南，向宜良方向追跡第八軍轉至蒙自，(因為當時蒙自是我們飛行的最後基地)，再由蒙自飛來台灣，但這一條路上密佈着朱家璧的土共，完全靠徒步而別

無其他交通工具，在路上如碰到共匪洗劫，叫天不應，叫地無門，所以祇好作罷。第二條路是走滇西出國到緬甸，聽說緬甸人買假護照，入境證、居留證都是獅子大開口，需要化很多錢才能辦通，同時進入緬境後，行動仍有許多限制，因此心中躊躇，最後第三條路是通過匪區最長的西南公路，經貴陽長沙廣州而入香港，這一條路幾乎完全在共匪控制之下，但我對這一路的情形最清楚，而且貴陽、長沙、香港等地，需要休息和接濟時，都可以找到熟人，於是決定走最危險最漫長的第三條路。

我由大觀樓移回昆明市後，開始作走的打算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，遇見我廿七年在昆明服役時的一位小朋友，我們都叫他楊胖子，他經營中藥材生意，我碰見他時，並未存很大希望，不意楊胖子竟然義薄雲天，拍胸担保，一定設法送我回香港，並且第一次見面就送了我五十半開支票。元月卅一日接到楊胖子的通知，要我先搬到他家中暫住，準備隨時可走。二月二日清晨細雨濛濛中，楊胖子用他的車子送我到東門上車，這一車是紅糖豬鬃的卡車司機，也知道我的身份，所以沿途非常客氣，八時許離開昆明，從黑暗走向光明。

在昆明住了五十多天，雖值冬季，仍享受着四季如春的氣候，然而內心的苦悶，較寒冬還要冰冷幾倍。二月二日上午離開時，內心的鬱悶，不禁爲之一吐。然而想起還有遙遠的一段路程，滿地烽烟，到處豺狼，是否能安然脫離虎穴，還得靠自己的運氣與機智去應付。

繞道湘黔踏入九龍

由昆明到貴陽，途中非常順利，除了在盤江橋與關岑橋兩處因橋樑破壞稍有停留外，其他尚稱平坦。七日到貴陽，正逢匪酋陳廣的第五兵團由此入滇，在大十字廣場上有一隊花花綠綠的「扭秧隊」，不男不女，臉上塗得紅的太紅，白的太白，活像平劇中演出的山賊海盜之流，一面扭、一面唱。在歡迎台的正面，擺着一長排桌子，桌子後面坐了幾個肥頭大耳，吃保健飯的匪軍指戰員階層的人物，桌子上擺滿了吃的喝的，最令人注意的是在廣場的路旁，停了六輛流線型小驕車，這些車主，全是騎在人民頭上的匪幹們在享受。這一幕醜劇，我冷眼旁觀，憤恨萬分。

在貴陽停留三天，卡車老闆處理了所帶的紅糖後，於十日繼續東下，沿途氣溫甚低，公路兩旁玉樹銀花，景物幽美，但誰又有這閑情逸緻去欣賞呢？

出貴陽第一站應是宿黃平，但車到馬場坪發生故障，當晚寄宿在路旁小店，馬場坪是我廿七年服務駕駛一團的老駐地，一別此地十餘年，想不到還能舊地重臨。第二天到黃平，恰巧遇上陰曆除夕，旅店老闆熱情招待，休息了幾天，由此漸入湖南省境，聽說沿途不太平靖，到達晃縣時，就看見曾被洗劫的旅客，因此必須等候，其他車輛結伴同行，以壯胆色，總算叨天之幸，沿途走走停停，在二月廿四日中午到達長沙。

我在昆明臨行時，全部財產是美鈔六十元折疊起來，縫在貼身的棉毛衣裏，一兩多金子，事

前兌換成六七個小戒只，串在內褲帶上，幸好冬天穿得厚，也不容易摸到，另外準備了十幾個銀元沿途花用。

一到長沙銀元已經用光，想用金戒只換一點僞幣才能繼續上路，然而旅店老板對銀元與金子，談虎色變，不敢通融，於是想到去找文希老表，結果她住的鄉下，離城有「砲里」之遙，湖南的一砲可近可遠，近則十里八里，遠則恐怕要出二三十里，在入地生疏狀況下，祇得再找一位老部下王時可，但走到他黃興路的住處，已是人去樓空，不得已垂頭喪氣而回南門，不意邂逅得遇姨丈熊先生，始知文希老表已遷城內，遂由姨丈引去相見，文希婆母成老太太留我用餐，本來湖南家庭中的醃雞臘肉，是家常小菜，那時已成爲珍品，老太太特地囑咐用來招待老表，老太太用餐時大發牢騷，她說蔣委員長時代，我們豐衣足食，現在毛賊東來了，我們連飯都「莫」得「喫」了。共匪才開始竊據大陸，人民的生活已感威脅，想想他們以後過的「無衣無食」生活，是何等痛苦！

我在姊夫協助之下，勉強由黑市將戒只換了一點僞幣，第二天就買了火車票搭粵漢路快車離開長沙，廿八日抵廣州，立即換車趕到深圳，三月一日上午步行通過羅湖大橋，踏入九龍，心中有無比舒暢，抵港後承軍校同學西京洛夫婦招待，並送我船票，於三月十五日搭盛京輪來台與家人團聚，在此漫長的七十餘天中，使我深深體會到：「失去了自由的人，才知道自由的可貴」這一句話真是至理名言。